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顧光曦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周禮七

梁氏寅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删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寛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源周禮集注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褘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録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所深惡葢毀黜之餘而

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

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葢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

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内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

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

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稻人馬有司稼馬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

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

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
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
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
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
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
也夫茍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
為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座之側諫行

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黄齊興晁錯之謀為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真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疎濶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

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為疑以為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月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為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為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齋

黄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為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慮民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為先王安石用國服為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羣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羣飲非過甚媒氏之奔者不禁為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鈞

金朿矢為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

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禮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

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畧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証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為卷不敢

淆聖經也參考諸説附以臆見作集注以竢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黄氏潤玉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誠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禄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懵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矇瞽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佩用皆去商聲蓋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

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
立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
舉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宫
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来其
法何如柰王介甫棄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
制泯没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兹舉官職府藏之
相維禮樂刑政之叅屬與凡注釋未定者標於經文

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歷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啓周禮疏義

未見

桑氏悅周禮義釋

未見

悅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廷椿刪出獸人
鱉人𢿱人獸醫司裘掌皮典枲染人追師十一官而
王次黜補以春官天府内宗外宗大史小史内史外
史御史八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六十州盧三禮考

注則復進以典絲典枲獸人䱷人鱉人掌皮六官而
退以甸師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
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勲
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華
人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共為官者六十六地
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
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
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

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氏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删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為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為六十九者遺失樂章一官也俞廷椿王次

黜刪出雞人天府典瑞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
墓大夫典同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
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
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
因定其官為六十考注於俞王所刪十八官中進以
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典同司服車僕
司常十一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小史典
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職喪

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克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家胥九官天官司裘内司服追師夏師屨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冪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爟六官共為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廷椿刪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弁師司弓矢槀人九官王次黜又刪出量人

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有九考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删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子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撣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七官共為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删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為一丘

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有七考注又删出銜枚氏司
隷罪隷蠻隷貉隷夷隷司烜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
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十
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共為官者五
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為不亡丘吉甫因定其官為
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鱉人獸人𢿱人獸醫
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
天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

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人牧人牛人
充人載師艸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
司服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
官則取之春官者也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
川師邍師司弓矢弁師稾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
者也犬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考注又定冬官之
屬為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
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廛人

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
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訓迹人丱人
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
人舍人倉人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
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凡六官取之秋官
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
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
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艸廬者出而定之又

不知其官之入於其官也將何以為定論哉嗚呼周
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雜
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
官聯夏官也屨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
也量人與鬱人受盞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
師攷司空之辟又涖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
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
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於職

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
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其官者即可
刪入為其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工
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脊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
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遻官以補而退考
工記自為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庶
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禮所由作也葢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棐成王以成至治其建官也稽唐虞參三代斟酌損益咸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

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戰國諸侯惡其害已而欲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公彦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

相從間有未瑩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制治動循六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校自序曰夫周官何為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為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

置孰重格王為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為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

一人於民上天乎為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㦲稽古則不暇曁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興耶天將有待耶古經簡奥儒者頗為發明挍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為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

言底可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
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
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
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痌
瘝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耻
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
隆惟耇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
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

宗黎民玆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八

韓氏(邦奇)魏氏(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郎韓君凝甫得其稾校而傳焉敘之曰

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為周之書疑之者以為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删正者疏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遡其源乃欲取古遺

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况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竒字古音葢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禄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歸

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

手録之為周官音詁一篇

佘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汾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懼畮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

隨所窺測作為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别偽
一卷既乃録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
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
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
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
興厥有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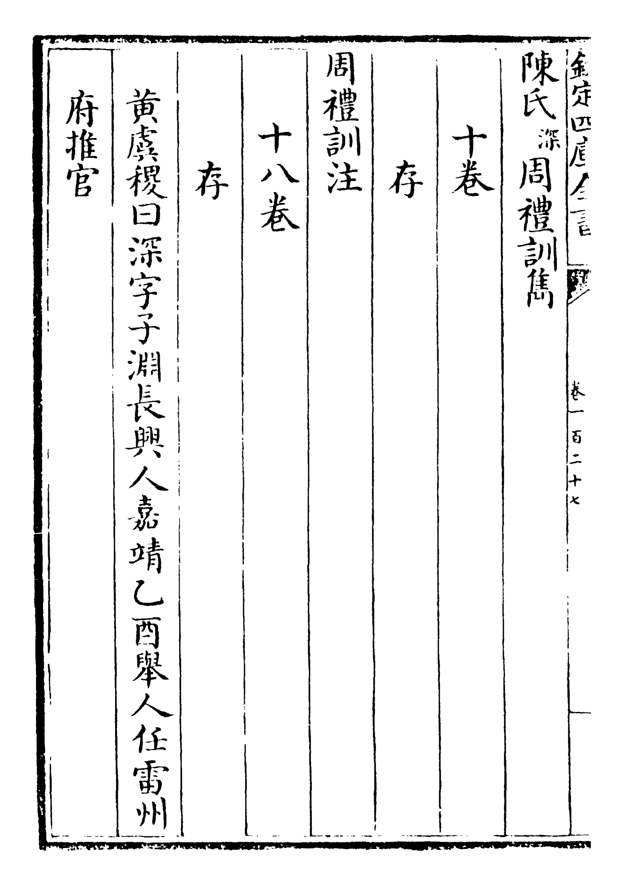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襍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為周公遺

典又以為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為未定之書也孔子删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强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為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為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黄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為師也夫高曾之事沓而難尋以宗父為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

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

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益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為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

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令之法以御令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為後世慮變而為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為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年

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内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鍥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録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黄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為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彚之為冬官以考工記三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為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説所從来逺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己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

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
改五物為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為一目司士司禄
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二三而
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為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
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
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彚之為冬官
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
於冬官之後列為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

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删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録

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

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黄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

進書詔有司以禮奬之給冠帶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內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毁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况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為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為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

為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為周公遺典而明道横渠又决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奥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為補以考工記宋俞廷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説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摽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為編則周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

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為冬官而証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為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

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為不亡矣哉嘉靖乙巳

二月　又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廷椿氏以為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為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

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勛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做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别僞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删合分别真僞奪彼與此矣夫周禮聖王經世大典其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已之惡遂合冬官於地官使大

典淆闕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俞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為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於剔偽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為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為日既久似有得其要領乃敢會衆説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為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為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

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為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税而賦歛之法明以九比為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宫之制為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之師説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

所未明者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鄙原相錯非敢緐也俾聖經之大㫖敷暢闡明焉嘉靖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

論周禮通令續論各一卷

黄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瑶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瑶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

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葢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軍旅喪

紀田役燕射獻貢頫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荅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横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

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為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為之本其他若設官職敘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為一心王畿列國聯為一體中國要荒混為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

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為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説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狥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非其胸中藴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

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别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為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為文正猶剪

裁而為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迷出摹竊不非於體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非於情則乖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已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瑳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

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黄虞稷曰瑶字德温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

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闡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令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

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内外之交際禮之敘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隷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為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電既玩習有

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為傳詁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宫衛之秩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

理財而以義爲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兹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携其書訪余神﨤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

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録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為融液而非有所狥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為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葢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鈌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沒汲汲講求若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崑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

旨乃更覃研累十數寒暑凡為言三十餘萬其間原
制度之由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
而并釋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
為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
其是非一斷以己甲寅秋挾册南遊俾予訂正予遭
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
見其言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繡色理敷紛
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煽搖於中而淩駕

其上也予媿固僻時岀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為更易或持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黄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機經傳非周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

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為大方隅而

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為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於天文位闕道行於地里職方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禄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有軍旅田役復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録也今日所載昔皆未

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

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李明德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决雖欲自絶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剔偽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為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

嘗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為權度然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為必不泥周家之舊章況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齊之姜移而為田晉之姬移而為魏舊法豈有存者哉愚既取三家之說為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别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菴隆慶辛未進士

黄虞稷曰崇禎乙亥刋行王錫衮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

何儒者之疑信參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效即如議建都於洛誥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蓋外涉其藩而未入其扃其不知無惑已昔揚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往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治教禮政刑事

六典分之為各職治之法也合之為民極治之本也極也者詩所云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來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周禮為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而惟於為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訓詁之舊而推信其為周公

之書則據茲經文斷自已見而不敢狥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黄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歴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黄虞稷曰沂州人萬歴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六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亡周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何喬新五家咸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為冬官而五官亡矣

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弁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歷間莆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立何氏最後而紛割為尤甚只為缺少冬官不知冬官

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

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戹以老屆申
公被徵之年卿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
也六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黃帝之井
牧九畿分國則禹貢之㳂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
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艸木無
不為之經畫即焚鞠沉棹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
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

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
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立吉甫臨川吴幼清又因
之國朝盱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
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
冬官黜秋官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
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
遂屬司空抑又誖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
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盧梓諸人果可廢耶夫周

禮者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為真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覩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㯳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為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黜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評之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觿於周毄而愚者千慮或有

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衣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黄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删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葉培恕序畧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槪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葢用人理財之權宫府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

删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裨左丘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令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為萬民而作之君君為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

以民之强為强民或一不帥教而屏於鄉不齒已之
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羣臣亦敬
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
之書不免纎屑然茍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
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
聖王之意漫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潰亂之
譏甚至題以偽妄而棄之縱習其文詞不過摭拾餖
飣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

舉而措之躋斯民於成周太和閒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跗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跗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録鄭賈之文删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易覽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粤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為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

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録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剟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

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吴興訓雋之舊余乃句

為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

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

本暸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

大司徒之半復盡取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襞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鴻頸剝琴紋貽議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為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兹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慫慫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彙為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下無過王

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
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
辨疑一卷以攻安石此二書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
此以供採録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
遂云無與心性事也乃家之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
借則又恥為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
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為諸
儒襞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

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儒移置者仍為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外有衆考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絶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為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畛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

先漫没盎戰國時固不可詰況於漢武之世又況於
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
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擬為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其書直可補五經為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為周公病哉今日者學尚浮夸設皋比握鉛槧者一切典禮蘀等於疣贅莫之推考余腐心久之乃廣稽往牒博摭羣説命兒子糾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翼之星日庶黷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

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䫉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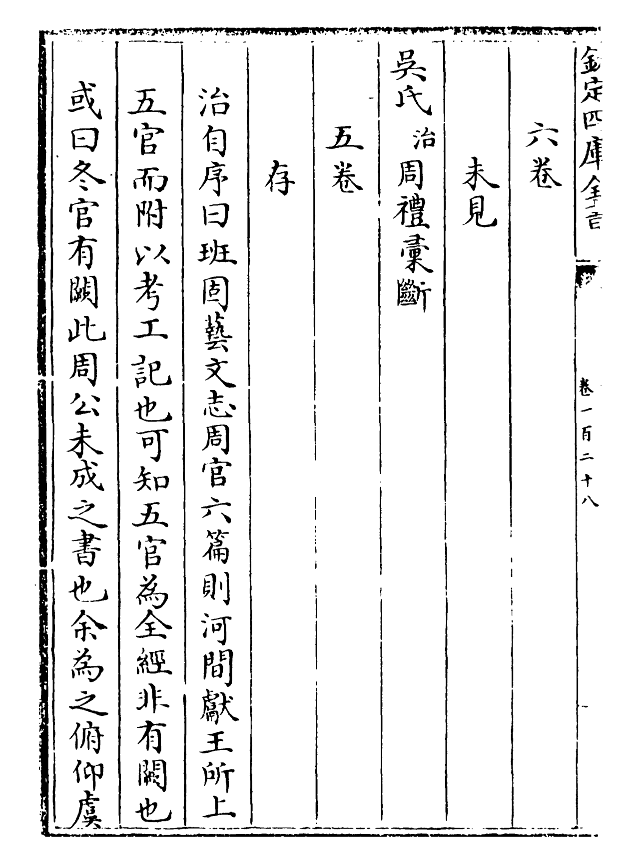
三卷

存

鄖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録畧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揚雄故字多誕而宋之儒者並為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聽於其辯流於説而亂於辭

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盭於今近於禮者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已丑之屬傳者以為闕文故疑則傳疑葢其慎也或以為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為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畧以申難凡所疑者就而答焉

吳氏 任臣 周禮大 闕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彚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

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為全經非有闕也

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為之俯仰虞

周歷稽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為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為之未有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

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
晩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内於是
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内剔其不類者各從
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脉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
屬而無所不通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
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
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
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

之書淸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嗚呼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槀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説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慎之也况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與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

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充宗著崇禎丙子舉人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黄黎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為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吴氏之説或獨抒已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黎洲極稱許之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黄宗羲曰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